



為什麼是這一天？

2019 年 4 月 23 日中國舉行海上大閱兵，全世界十九個國家派軍艦、海軍前來祝賀，這一天是中國人民海軍成立日。為什麼要選這一天做為中國人民海軍的紀念日？這要追尋到 70 年前。

70 年前 1949 年 4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長江北岸擺下百萬大軍之陣，只等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一聲令下，渡過長江，推翻國民黨政權解放全中國。此時在北平，國民黨政府代表正與中共中央代表和談，他們堅持要隔江而治，解放軍不要渡江，建立「南北朝」各自為政。中共中央當然不能夠同意，自古「南北朝」政權都不能夠持久。代總統李宗仁在蔣介石的權威之下，受各方阻力，決定不在和談條約上簽字，和談破裂。毛澤東、朱德在 4 月 20 日，發出打過長江去《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的號令。

就在大軍要渡江的時候，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英國遠東艦隊「紫石英號」，不顧解放軍一早發出的外國軍艦不得在中國內江行駛的通告，傲然在長江上行駛，全副武裝向着解放軍的陣地而來。多次警告無效，解放軍不得已開炮射擊。英國和列強一向船堅炮利，百年來中國吃了海戰太多虧：鴉片戰爭，中國海軍慘敗；中法戰爭，中國海軍慘敗；

甲午戰爭，中國海軍慘敗；抗日戰爭，中國海軍慘敗。

這一次再不能讓他們在中國國土上橫行逞強，而交戰地域正是百年前簽定「南京條約」的地方。1842 年 8 月 29 日（道光二十二年）清朝政府欽差大臣耆英與英國代表璞鼎查，在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艦皋華麗號上，簽下喪權辱國多項不平等等條款，從此在世界霸權面前再也抬不起頭來。

解放軍用山炮、野炮、榴彈炮、速射炮，連就要渡江的步兵的火炮也從渡船上卸下來，眾炮齊發，射出的是多少年來中國人復仇的怒火。雙方均有損傷，英軍的炮彈打中就要渡江的解放軍，死傷官兵 250 多人，激起解放軍更強的憤慨和炮火。直打到「紫石英號」擱淺，掛起白旗。前來救援的主力「倫敦號」也不敢貿然前行。其後，列強的軍艦紛紛撤離中國水域，從此再也沒敢前來。這是自 1840 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取得的海戰勝利，為紀念這場不同尋常的戰鬥，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國人民海軍在江蘇蘇州成立，至今 70 年。

我們正在拍攝的電影《1949》，就要重現當年的這段歷史。能夠撰寫、拍攝這段歷史，頗有使命感，與有榮焉。



由《足球圈》談起

商務印書館今年出版了兩本復刻珍藏版的《足球圈》，主編是陳灌洪，第一輯就叫《足球圈》，第二輯書名是《今日足球英雄傳》。復刻的是從 1972 年 7 月到 1975 年 7 月的足球雜誌，看了非常感動，因為當年這段香港足球的黃金時代，那些球員的名字不知還有多少人會記得？像張子岱、仇志強和黃志強等人，這些當年的明星級人物，現代年輕一輩愛好足球的球迷，也許都不知道了吧？

翻閱過去一期期的雜誌，當年足球壇上的盛事，有如走馬燈般歷歷在記憶中升起。不過，讓我感受比較深刻的是，看到 1971 年和 1972 年有關球員轉會費的列表和報道。

「在英國，職業球員的轉會費數字極昂，20 萬元轉會費已不是一件很令人驚奇的數字了……球王比利，曾被意大利的米蘭出價 9 億 6 千 3 百萬里拉（55 萬 5 千英鎊）高價向山度士球會收買他，

但不成交……在香港，球員的轉會費最高紀錄是最近由流浪轉會精工居里，他創下了 3 萬 5 千港元的紀錄。」

從列表上看出，當時轉會費次高的也是外國球星華德，是兩萬港元。而本地球員中以張子岱和朱國權最高，是 1 萬元，最低的是 3 千元，其他則從 5 千到 8 千都有。

想想如今西甲英超那些明星級球員的轉會費，動輒都是幾千萬到上億港元，能不令人感嘆？

這令人想起了在傳媒的黃金時代，也就是 20 多年前吧，不但記者的薪水還比現在高，而且那時的跳槽風氣非常之盛，因為記者每轉一個工跳槽到另一家傳媒，起碼最少增加 500 元工資，所以便有記者一年跳幾次槽，工資就上漲了幾千元的現象出現。現在已經沒有這支歌仔唱了，別說跳槽，連自己哪一天成為傳媒被炒的對象也說不準呢！



大灣區創業需要中介機構

大多數香港人，對於大灣區的情況和商業習慣、社會文化，並不熟悉，所以，如果單槍匹馬前往大灣區創業，一定會撞板。

因此，香港特區政府資助了許多中介機構或者社會企業，先收集大灣區不同城市的情況和商業習慣、社會文化和法律，並且聯絡到內地一批大型的科技企业、中小型的初創企業或者一些科研人才經常聚合見面的工作室或者咖啡室，找到門路，然後穿針引線，介紹給希望創業的香港年輕人，如此一來，成功的機會就大多了。

創業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服務性的，專門是為北上的港人或者專才服務。例如組織專車服務、家務服務、託兒所服務、洗衣服務。也有是提供飲食的，例如開餐廳、麵包店、咖啡店。香港的青年人，在香港的時候，預先到香港的麵包店或者咖啡店工作，掌握了技藝，再籌備五十萬元港幣左右，就可以北上經營飾物店或者咖啡店，選擇地址非常重要。如果該區域，根本就沒有創新和科研人才聚集，你開設了的店舖，也就會沒有生意。所以通過中介機構，找到創新和科研人才集中的工作場所或者住宅區，成功的機會就會大得多。

大灣區將來必定有許多讓各國各地的創新和科技人員交流、腦震盪的論壇和工作室，也有許多悠閒的咖啡室。很需要港人北上提供服務，如果能

夠对接，就事半功倍，讓香港的年輕人找到創業的機會。

另一類北上的專業人士，例如教師、律師、會計師、保險金融專業人士，搞科研的專才，他們也需要中介機構或者是獵頭公司，為他們打開職業出路，能夠和需要聘請港人在內地的機構進行接洽。

因此，灣區的內地政府第一個工作就是要安排中介機構或者是獵頭公司進駐，走出這一步，才可以真正地吸收到香港各方面優秀的人才。

這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做得非常好，十多年前，新加坡政府就部署發展高科技，他們組織了許多獵頭公司，滲透到各個大學和各個科研機構，物色專才，並且收集大學的理工科學生的名單和住址，當時香港聘請一個香港理務。也有是讓那些大學生或者美國學成歸來的碩士、博士，出資兩萬五千元到五萬元，這個薪金水平當然是偏低了。新加坡的獵頭公司很有本事，在這些科技人才上班後的一個月內，就可以約見這些專才，承諾給予他們一倍的工資，並且給予新加坡綠卡，工作期滿後可以入籍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的工作可以做到很細緻，香港的公務員能不能做到這麼細緻呢？如果香港公務員能夠放低身段，向新加坡的公務員學習，他們的本領就會大得多。這正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向香港的高官傳達兩會精神，講述要增強四大本領的原因。



何不保持自然美？

今時今日用上世代適當醫學美容保持青春，是否貌美並非至重要，稍為整整精神爽利，對自己、對市容有百利而無一害。

筆者堅持自然，反正自小不屬俊俏鮮肉類，一把年紀老皮老肉更加無所謂，但求乾淨利落，頭髮剪到至短，每天洗澡起碼兩次，全部護膚潔體用品只包括 100%純蘆薈凝膠用作洗臉、剃鬚兼髮 Gel、野生茶花籽金花油潤膚、有機香茅洗髮並沐浴液，冬天乾燥另加澳洲出品有機Jurlique 薰衣草乳液保濕及牙膏。旅行為省時，只帶小行李一件，包含小量牙膏、蘆薈凝膠及金花油而已；今時今日韓星盛行，男性不單化重妝，整容整得人人一個模樣，以上才幾樣所謂護膚產品？簡直小巫見大巫，微不足道！

適當執執整整娛己娛人當送舊迎新，切記自然不是迴旋木馬，有得返轉頭！

整容整得好猶自可，整得不好慘不忍睹例子多不勝數。上世紀 80 年代筆者在倫敦唸設計學院期間，歐洲至紅名模除了美國 Jerry Hall（曾為滾石樂隊主音歌手 Mick Jagger 長期女友，更為 Jagger 生下記不清楚三個還是四個孩子。黃昏戀、年前下嫁至上至具財勢傳媒大亨梅鐸）；殿堂級攝影師 David

Bailey 前妻美日混血兒 Marie Helvin；日籍山口小夜子；後來嫁予歌聖之一大衛賓兒、來自東非索馬里黑人 Iman 之外，還有後他們一輩、長相帶點點拉丁味道的美國名模 Janice Dickinson。

Dickinson 一雙長腿足 46 吋也有 45 吋半，深啡色頭髮底下加利福尼亞陽光膚色，燦爛笑容跟茉莉亞羅拔絲不遑多讓，不斷出現在歐洲各種語言版本 Vogue、Harper's Bazaar、Elle 等等雜誌封面，除了專注喜歡金髮藍眼健碩體形、她祖國美國之外，風頭一時無兩。可惜 30 多歲後無甚發展，除了不斷開刀整容，如今才 60 歲左右，已經整得體無完膚，變了何止跟本來面目是兩個人？簡直外星人。

已故意大利殿堂中的殿堂級設計師 Gianni Versace 妹妹 Donatella 雖非美人類別，年輕時活力充沛，既是她兄長繆思、亦是助手，很受同行人認同。Gianni 不幸遇刺身亡，Donatella 走馬上任作設計總監，初時系列失卻乃兄精神，後來愈做愈好，得時裝界及顧客一致好評。如果積極維護長相臉容還有一頭極度染色的金髮，60 多歲不算老，以勤奮及功課搭夠，根本無須過分整治外表贏面已夠。無奈跟 Dickinson 一樣，整得變了外星人，更是年華老去的外星人，被西方八卦媒體揶揄得一塌糊塗！



百花廊

若荷

飛，踏一踏春天復甦的土地，聞一聞泥土揮散的氣息。我們選擇了離縣城一百多里遠的山村遊玩，這是一片有着層層梯田的山野，藍天厚土下掩映着一個個小小村落，粉牆紅瓦的房屋坐落在山坳裡，鏡面一樣的河在村的周圍清澈地流着，見證着「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這句老話。因為有了水，有了滋養萬物生長的源泉，才使這些村子和生靈具有了活力，天地之間有了水一樣的清明與曠達。

車子從沿途的村莊穿過，兩側庭院秩序中透着安謐，落落大方中透着物質的豐足。庭院都是高牆大院的那種，寬敞的廡簷，寬大的門窗配以高聳的屋脊，整潔的街道鋪展進村子的每一個角落。這裡幾乎家家都有一個小型停車場，有的直接在院旁加個石頭砌成的車庫，前門臉兒安裝了帶輪的油漆大鐵門。十幾萬元的轎車在村裡很是普遍，最普遍的是那些停在家門前隨時待命的農用車，這些車在農忙時可是幫了大忙，結實耐用的車子為久居山中的人家出盡力氣，它們拉種子、送貨物、進飼料、收莊稼，為山區務農的家庭發揮着應有的作用。

這裡本來是沒有進山的大路的，只有一種羊腸小道與山裡的村莊緊緊相依。既陡又滑的羊腸小道從山腳一直延伸到山頭，那是從前牧羊人上山踩出來的小路，細長的路面看得出遺留在山間草叢中的人的足跡，每一次登山都會被蒺藜、勾針掛住褲腳。如今的山路是國家財政撥款從盤旋的山體開拓出來的，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順着蜿蜒起伏的山勢通向四面八方。當你需要運輸或下地勞作的時候，再也不用手腳並用地費力攀爬，不用手拉肩扛地背負重物，從田間地頭就能駛進大型小型的車輛，鄉親們親切地稱這些路為「村村通」。

山上種滿了叫不出名字的果樹，低矮的樹枝有着嶙峋和灰暗的外觀，究竟是什麼種類和品類讓人難以分辨。春天少有的景象是山野村落裡升起的淡淡炊煙。堆滿沙土的堰下壘一個土灶，一股煙縷便開始在緩慢的時光裡裊然而



不知是否香港劇壇很多中流砥柱都開始年長了，又或是觀眾在劇院看戲時的態度令他們難以忍受？近年我不時在看劇前或後，都聽到一些劇團負責人在台上對觀眾訓示一番。

他們的訓話，很多時候都是針對觀眾在看劇時不守場地守則，例如遲到、大聲說話、吃東西、看手提電話、不關上電話等。他們所指出的問題大都是合理的，因為很多觀眾真的很過分。我以前也曾在此欄寫過一些不理他人的觀眾的行為。他們不但影響其他觀眾的看戲情緒，甚至會連台上的演員也被騷擾。現時最常見的是在看劇時我身旁亮着手提電話的屏幕，那道在黑暗中的光芒特別刺眼，令我雙目很不好受，我往往要別過面去才能避開強光。可是，我的雙眼明明應該向前望着舞台啊！為什麼不守規矩的人要令守規矩的人受罰呢？

雖然我覺得這些人很不對，劇團負責人亦可能忍受多時，或者覺得不被尊重；可是，他們指出觀眾的問題時的態度卻同樣有問題。即使我同樣忍受壞觀眾的可惡行為，卻無法接受他們對觀眾的冷嘲

醉在春天

起。茂密的山林裡是不允許攜帶火種的，能夠點火生炊的是在自家耕作的地裡，這裡離山林很遠。因了那一縷炊煙，我們下車遠遠向田野走去，等走近了，眼前的煙縷變成了火苗朵朵。生火熱飯的老人坐在「爐」前，火苗之上是一把歲月熏染的鐵皮壺，幾根樹枝參差不齊地竄進「爐」內，一閃一閃的火苗在二月早春的天氣裡生出幾分暖意。

這個小小的「爐灶」是用三塊方形石搭成的，一塊是大理石板裁下的廢料，另外兩塊是與這塊廢料大小相等的本地山砂石，它應該來自一種極易風化的砂岩，因為此，附近地裡的泥土才半含着許多的沙子。這裡是名副其實的沙土地。沙土地是不易生長莊稼的。從前人們在地裡種花生、大豆等耐乾旱的作物，想來那時候的收成也不會很多。因為山區缺水，用於澆地的河流水脈微乎其微，莊稼地裡鬆散的沙土更容易流失水分。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開始在自家承包的荒山上、田地裡種果樹，而且這裡的泥土和氣候都很適宜。春天是為果樹剪枝、嫁接的時節，春節剛過，身在異鄉的人們從闔家歡聚的節日氣氛裡一個個奔赴工作崗位，生活在鄉下堅守着土地的農人，便開始琢磨起了土地耕種與果樹栽培的事宜。前年掛果的桃子今年還能賣個好價錢嗎？果樹再不改良明年會不會落伍？什麼品種的果實在市場更為暢銷？他們都得豎起耳朵仔細聆聽，相互傳遞外界更新的有關信息，以免在新一輪果品價格競爭中被無情淘汰。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讓新品种的果樹生長在自家的地裡，讓最甜蜜的果實掛在自己傾心守望的枝頭。

生起炊煙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從早到晚要在自家的果園裡勞作，給地裡的桃樹剪去枯枝、病枝和不結果的徒長枝，疏除競爭枝和過密枝。他從早晨八點鐘開始給年幼的桃樹嫁接上口感好價格高的「油蟠桃」和「毛蟠桃」。直到中午近了，肚腸餓了，才坐下來吃自帶的乾糧。老人很健談，身體也硬朗，七十多歲的他幹起活來不輸年輕人。每天出工他都要開一輛三輪車，車裡除了管理果樹所用的刀、剪工具，還有從家裡帶來的飯菜：兩塊油

醉在春天

煎白鯪魚，切好的香腸外加四個饅頭，一瓶不到三分之一的白酒。

架在「爐火」上的壺水是從附近的水管裡接的，一條黑色的橡膠管將山泉從山上引進村口，膠管的一半在山腰另設了個出口，兩段膠管斷開，清冽甘甜的泉水便汨汨從管口流出，勞作在山上的人們，只需把管道打開，就可以接水飲用了。我們向那條水管走去，恰巧有人正在那裡接水。「這水甜着呢，知道這水好喝的城裡人都開車來這裡接水，然後大桶小桶地帶回城裡。」那人一邊接水一邊自豪地抬手指指山上，告訴我們在山頂那片高高低低的斛樹下，就是這股泉水的發源地。當地人都喜歡隨身帶上一把壺，勞動間隙灌上一壺水，就地生一縷炊煙，燒水熱飯，不用再吃午餐，也省去回家做飯的時間。

登上梯田上面的一個田埂，這片果園的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女性，她來果園是為了給桃樹施肥，她的丈夫正在另一片桃園裡頭也不抬地忙碌。她的腳下是為果樹施肥挖好的一道道土溝，這些土溝離果樹根部約一尺左右。說起每年的收入，她說除了種果樹，這裡的人們還喜歡餵兔子，少則幾百隻，多則千餘隻。她家除了種着的三畝桃園，還餵養了近千隻兔子，剪兔毛，賣桃子，一年下來收入可觀。她扶着鐵鍬和我聊了一會兒天，笑說果園裡施肥用的肥料都被兔子們承包了，她家的果園用的都是有機肥。

我們離開果園的時候，那位燒火熱飯的老人已擺好了飯桌，杯裡的酒和桌上的菜已然飄出了香味。他把一個饅頭插在一根乾淨的樹枝上，懸在燃透的木炭上不緊不慢地翻動。勞作了一個上午的農人往往都不急於飽腹，而是習慣性地先嘔一口沂蒙山人喜愛的老窖酒，夾一箸有滋有味的下酒菜，邊品嘔邊思考下一步該忙的農活，該嫁接的已經嫁接，該修枝的已經修枝，或許也應該給果樹施肥了。「一年之計在於春」，在農人質樸的心底裡，春天也是那麼令人沉醉的，飲一杯陳年老酒，迷離的雙眼看到的是明天的果實和喜人的收成，於是那顆心便會醉倒在溫暖的春風中、幸福的年景裡。而我，則在離村莊不遠的地方，兜一懷舒暢的春風，飲一捧甜蜜的鄉愁。



我看香港樂壇

公司的同事近日問我：「發仔，有一位大學研究生，很想探討香港流行樂壇，特別是以以前的香港樂壇是怎樣的，你可給他一些資料？」我說：「當然沒有問題。」因為自己從小開始便留意香港樂壇，而且小時候雖然不多零用錢，但我也用來買一些有關音樂的雜誌及報章來看，我媽媽經常說：「為什麼你讀書沒有這麼努力，但對於樂壇的消息你了如指掌，甚至記憶力很強，不如把這一方面專長投放於讀書便更好。」

其實我媽媽這樣說也很有道理，而我自己也解釋不到，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只要自己喜歡的，就很容易走進腦袋，到今天仍然記得那些年的樂壇狀況，所以對於我這位同事的要求，絕對沒有問題，而且用了大概十分鐘便寫好以下的內容，也跟你一起分享，一起回顧以前的香港樂壇。

上世紀八十年代樂壇除了百花齊放之外，因為沒有太多的娛樂，所以其中一樣可以令人放鬆心情的娛樂節目，就是到的士高聽聽歌跳舞。亦因為這個原因，八十年代樂壇出現很多跳舞歌曲，因為大家到的士高的時候，便可收聽很多精彩的跳舞歌曲，特別是歐美樂壇的英文歌最受歡迎，所以很多香港歌手也改編了不少成為廣東版本。藉着這個機會，的士高便是一個傳播及宣傳歌曲的渠道，甚至很多歌手也會到的士高宣傳或辦一些活動與歌迷見面，除了晚上到的士高之外，每逢周末的下午，還有「午間的士高」時段，這樣便可以吸納更多可能不方便晚上到這些地方娛樂的人。所以當年有很多歌手的專輯，也總會選擇收錄多首跳舞歌曲。本人特別推介本地原創王雅文的《夜之節拍》，還有改編得很成功的陳慧嫻《跳舞街》及林憶蓮的《灰色》，特別是《跳舞街》及《灰色》，就是因為歐美樂壇剛推出這些新歌的時候，香港歌手便爭相改編成為廣東版本，分一杯羹，也同樣得到樂迷的喜愛，所以八十年代樂壇，跳舞歌曲佔據一個重要的席位。

當時我把以上這段文字傳給我的同事，他便問：「為什麼可以這麼快便寫了那麼多的內容？」可能就是記憶力好的緣故，以及有留意樂壇消息。而且我覺得，很多人也可以做到一位唱片騎師，而且覺得隨意說一些話，播一些歌便可以，覺得這個職業很簡單。但對於我來說，真正的一位唱片騎師，其實要有很多的音樂知識，而這些知識其實要自己經歷過才可以很有「畫面」地說出來，或是在電台節目裡跟聽眾分享，這些都沒有書本可以參考，這就是能夠成為一位唱片騎師的優勝之處。

所以有時我也在想，能夠有機會今天成為一位唱片騎師，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工作，要感謝上天這麼好的安排，我也會繼續努力做好自己的職業，每一晚把最好的歌曲跟聽眾分享。

換一個位置

熟諳，又或者以為自己是校長或訓導主任般，當觀眾是小孩子般教訓。

例如，有一次，有一名劇團負責人在開場前在台上拿着膠袋做大文章。他將膠袋弄出聲音，然後責備觀眾在演出時拿出膠袋對台上演員做成的騷擾。那個時候我真的想步出劇院——我到底是來看劇，或是來被當作低能兒般被訓誨呢？若他覺得觀眾不尊重他的演出等於侮辱他，那麼他又憑什麼在沒有有人犯規前便預先侮辱觀眾呢？這位先生的嘴臉真的叫人不敢恭維。

這些平時在台上完全站在高處往下教訓人的負責人換了身份又如何呢？我不敢一竹篙打一船人，不過，我卻親眼目睹一位曾在台上批評觀眾在觀劇時打開膠袋發出聲音騷擾演員和觀眾的劇團負責人的行為。那次我坐在他身旁看劇，他忽然打開背包，拿出袋中的一個膠袋，然後將膠袋中的小食偷偷地放入口中。他打開膠袋時發出的聲音立即影響了我看劇的情緒，我的腦海中飛快地閃出他曾經站在台上批評觀眾拿着膠袋偷吃的情景。

人一旦離開一個身份，換了另一個位置，便會很容易地犯上自己一直看不過眼的錯誤；又或者是

當自己不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便會覺得躲在黑暗中幹壞事是沒有所謂的。

有些話說得好——例如：我不想自己變成我討厭的人。人很多時候會討厭別人做某些事情，因為他用自己的角度來看別人。可是，當他自己轉了身份，處於另一個位置；又或者面對對方同樣的問題時，他的做法卻往往會與他討厭的人一樣，而大多數人都是不自知的。能意識到自己可能會變成自己討厭的人之士已是鳳毛麟角。

另一句話是「君子不欺暗室」。當你在眾人視線之中，你當然不會做出一些有違法紀、道德或良心的事情，因為你知道你的惡行會很容易被揭發。可是，當你處於黑暗的位置，犯上法律上或道德上的錯誤的機會便大了，因為你以為沒有人會知道。就像那名坐在觀眾席偷吃零食的劇團代表一樣，以為在黑暗的觀眾席上便沒有人會知道他在偷吃零食。

還有一句：易身而處。凡事只要懂得站在對方的位置去想：觀眾顧及台上的演員，劇團中人多一點涵養，對觀眾多一點包容（正如觀眾包容他們演得不好仍大力鼓掌），世界不是會更美好？